

■第一阅读

阳光下最崇高的事业

□王宏甲

教辅书覆盖到汽车到不了的村庄

清晨,我们乘一辆面包车从郑州出发,一直向洛水的上游去,这是2005年夏天。

帮助我成行的是孟素琴老师,她任职于河南省教育厅语文教研室。我在她的帮助下,打算去洛宁县最偏僻的教学点看看那里的教学情况。

洛宁县的“村村通”工程做得不错,硬路面通到了每个行政村——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这天,张老师领我们去看山沟里的教学点,汽车开不进去,我们就步行进去。

下午,我们走到了下裕乡麻院村沟底教学点。这里的农民人均有2亩地,但很贫瘠,已经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不种田,只造林。1亩土地,政府补给140元。农民去山外买粮食,种点菜自己吃。

“勉强能维持住温饱。”教学点的女教师告诉我们。她是这个点唯一的女教师,叫靳丹萍,是代课教师。

“您在这儿多久了?”我问。
“7年了。”
“代课7年?”
“我已经代课11年了。”

她27岁,是本县下裕乡后山庄村人,在村里读的小学,乡里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到下裕乡桑裕村代课3年,后来 to 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毕业后到这里来代课。

这里的校舍由一房3间组成,两间教室是通着的,还有一个小间是教师宿舍。

“这个教学点非办不可吗?”我问。
“非办不可。”靳老师说,“距离这里最近

的两个教学点都在10里地左右,全是山路,六七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走去那里。没有这个点,这里的孩子就不可能上学了。”

她现在一共教10个学生,分4个年级,其中有两个孩子是“更山沟的自然村来的”,住在这村里的亲戚家。我问起学生的情况,大约是问到学费的问题,靳老师说:“还有3个孩子缴不起。”

“国家不是有‘两免’吗?”
“‘两免’免的是学费、学杂费,课本都不要钱的,都给免了。”

“那还欠什么费呢?”
“欠教辅书的费。”
“你说什么?”
“欠教辅书的费。”

我突然不知该说什么。稍顿,我问:“3个什么样的孩子?”

靳老师说:“有个张朋朋,没爹没娘,由爷爷奶奶照看,已经读到四年级了。还有一个年级的张英英,父母离异;二年级的茹保锋,母亲去世了。”

“一年级也有教辅书吗?”
“有啊!”靳老师说。
“教辅书给这些孩子了?”
“给了。家长都很重视孩子读书,要是没给,会说欺负他们。”
“那欠的是谁的钱?”

“孩子欠学校的,学校欠乡教育办的。”
这些教辅书实际主要是由无穷无尽的测试题构成的应试练习册,常常是一个题下留一截空白,一页纸看去稀稀拉拉的。有人称之变相地卖纸卖印刷,价格还贵。原是为应对中学、高考而产生的,现已覆盖到基础教育的所有年级。国家明令不许用这种教辅书去增加学生负担,坑害学生。教辅书一度受抑制,现在又卷土重来,在书店里琳琅满目……但是,我如果不是走到这里,不会想到,教辅书是如此有力量地发行到这连汽车都走不到的地方,能如此一个也不落地地住进如此偏僻山区的每个学生!

这是一条怎样的捆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锁链!城市里有多少富有应试经验的教师在不断地编织着、翻版着这样的文字锁链,有多少人不在不辞辛苦地发行着这样的锁链……我仿佛听见:“放下你的鞭子!”那些从事这种教辅书编撰的敬爱的老师,是

曹谁的长篇系列《昆仑秘史》的写作显然与他自己的“地理发现”有关。他从中国版图传统意义上的内地来到青海,在此求学、生活了8年时间,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居留地并非荒蛮边地,而是处于中国文化龙脉之祖昆仑的怀抱中,继而他将视野由青海扩展到中国的整个西部以及中亚,从其地理形态中发现“帕米尔高原是亚欧大陆各大山系的一个奇妙的结点”,位于亚欧大陆中心;他还发现世界古代文明都处于北温带,自两河流域向东两个方向延伸并在地球背后的美洲汇合。似乎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地理发现”,他曾去取远游,在西藏、新疆旅行数月,在路途上萌生了用小说的形式去表述的自己文化地理观念的设想,《昆仑秘史:时间地轴》就是这一设想的成果。

从小说情节来看,主人公龙昊因特殊身世而成为寻找时间地图的寻缘者。龙昊穿梭于西藏、新疆之间,历经艰辛,终于在昆仑天宫开启时间地轴。贯穿在“寻找”线索中的故事离奇曲折,与时下流行读物中奇幻、寻宝、掘藏类型的小说颇有相似,其中不乏凶杀、阴谋、正邪较量等情节元素,而且出版社出于营销考虑,针对本书给出的“上架建议”是“畅销”,但这并不能说明《昆仑秘史:时间地轴》是向大众的阅读口味妥协的产物,其基本格调与流行风尚有着鲜明的分野。这本书显然接续了文学史上探险、寻宝类型创作的更为优秀的传统,龙昊苦苦寻找时间地轴的过程,实际是不断参悟世界本相的精神历程,作品的哲理玄思和与游戏边缘的严肃品质正是在这一有神圣的目标支撑的情节模式中得以呈现。

《昆仑秘史:时间地轴》文本形式的显在特征是将丰富的历史、文化、风俗知识与作品的“寻找”主题融会贯通,这使得所叙述的出自于想象的故事获得了坚实缜密的质地。曹谁在西藏、新疆行走的经历为小说人物提供了精确的路线图,所到之处的地域风物的描述也有实地观察作为依据,作品引述相关的史实证实了“时间地轴”传说的存在,作者



王宏甲与河南山区的留守儿童交谈

不是该认真考虑放下你的笔!

教育最宝贵的资源在哪里

令我同样难忘的还有涧口乡硃凹村教学点。这个点也只有一位老师,叫王灵武,他高中毕业后在山沟里已经教了20年书,前15年是代课教师。我问他现在的月工资,他说:“从今年元月开始涨到650元,去年是580元,由县里发的工资。”

与这里相距最近的一个教学点有10里地。他这个教学点共有12个学生,正好是一二年级各6个学生。他们上课的“钟声”是用一个上面有许多个洞的长铁条敲出来的。

学生的父母亲大都去南方打工了,村庄里只见留守儿童和老人。村外有一条山涧,完全没有水,只有嶙峋的石头,或许只能称之为山涧的遗迹。

村里的人家都没有门锁,大约因为家里确实没有东西可以让人偷。我注意到村里的狗都不叫。有一只狗在空地上晒太阳,我拿个石子扔到狗身上,它睁开眼看看,接着睡。我纳闷了,难道村庄没有,长期没有贼来光顾,狗连看家的功能都消失了?

我走到一个叫杨丽丹的一年级女孩的家里,刚问起她的父母,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看到她平常是在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石板上做作业,一本打开的作业本还在石板上。她坐的椅子,椅面上的竹片已经完全不见,单剩下骨架;椅背则破得只剩剩下半边孤零零的一根木条,完全没有靠背的意义了,却还立在那儿,没有拆除它。我的第一感觉是,她坐在这样的地方“从小拼搏”,怎么拼得过那些城里的孩子呢?

我和孟素琴老师都带了数码相机,当孟老师把她相机里拍的孩子们的形象在相机屏幕上给孩子们看时,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我立刻把他们拍了下来。

你看,这时刻,孩子们那么欣喜,眼睛那么明亮,那么惊奇!我想起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时,代表们、委员们提的关于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提案,那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从这山沟里孩子们明亮的眼睛、惊奇的眼神里看到,教育最宝贵的资源,就潜藏在学生们身上!如果不用应试教育去束缚

学生的潜能,而是顺应他们天性中的好奇兴趣,开发其天性中原本有的探究思维,就能释放出生机勃勃的可不断再生资源!

我也由此看到,中国学生大致可分作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和省会城市的学生、中小城市的学生和农村学生3大块。

当高考指挥棒迫使全国基础教育不得不跟着“应试”走时,城市不仅有丰富教育资源,也有丰富的应对考试的经验。尤其是名校经验,以能考高分为显著特征。所谓拼搏,中小城市与大城市能够一拼,就考分而言,中小城市往往高于大城市。可是,县以下的农村学生怎么拼?

河南省并不是中国西部地区,而是中原腹地。洛宁全县辖18个乡镇,386个行政村,44.5万人。我们跑了下裕乡、涧口乡、河底乡,走访了若干个小学和教学点。张献民老师还告诉我,县里对村办小学是有“六配套”的明确要求的。“哪6配套?”

“大门、围墙、厕所、教室、课桌、操场。”
看来,这6件,是不能再少了。但他们告诉我,就在我去过的下裕乡,“6配套不全的,达到80%。”

他们还告诉我,我所看到的教学点并不是条件最差的,因为毕竟还有课桌,虽然破旧。我问:最差的是什么样的?

回答说:“一本书、一支笔、一张嘴。”
我如果不能走到很基层的地方来,我的想象力是虚构不出这些的。我们常听到说,高考是使农村孩子有可能通过拼搏走出来的惟一出路,因而它是当今公平竞争的一方珍贵净土……可是,乡村,尤其是贫困乡村的孩子,与城市孩子在此基础上差距如此之大。如何在这么大的差距上,依靠一张考卷去建立公平?

请接受我们深深的鞠躬

从乡下回到洛宁县城,张献民老师还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希望我讲一讲体会。我说,我看到的情景教育我,告诉我:越是穷乡僻壤里的农村孩子,越不应该跟着应试教育走。

“那不是更没路走了吗?”有人说。
“不是没路走。”我说,“国家推行的课程改革就是正道。”

曹谁长篇《昆仑秘史:时间地轴》

■尚书房

在想象的狂欢中重构秩序

□刘晓林

所包含的“天”的含义衍化为文化中心的概念,描绘出同出一源的文明在全球延伸并且重新会合的路线图,目的在于重建“人类曾经共有的精神”。

这种气象不凡的文化设想源自何地。首先当时是由于文化现状的忧患,曹谁认为现代社会人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乃是文化失范、花果飘零的恶果,所以找寻失落的文化之根,融合古今中西重建文化秩序是当务之急。其次,是源于自己童年时代懵懵懂懂对于这个世界的猜想和设计,曹谁自述在儿童时代就心存“王”的追求,希冀给这个世界一种秩序,他还有一篇论述“为何写作”的文章,题为《当一个男人不能用刀征服世界时,就会选择笔》,该文再清晰不过的表白了一个有着勃勃雄心的男人,在无法成就俗世的宏大抱负之时,便会转向精神领域,通过笔和想象实现梦想。在想象的狂欢中践履自己的梦想是文学写作者理应受到尊重的权利,曹谁正怀抱着理想的激情构筑着理想王国,然而在他志存高远的文化设想中,过分地强调秩序和统一性,是否也会出现一份偏执,如果秩序的内里存在着霸权和强制的意味,统一性中带有消弭多样化的意图,这无疑是需要警惕的。所以,面对曹谁未来的创作,我在坚守自己独立的、个性鲜明的文化立场的同时,更应更多关注包容性和相对性,毕竟这些也是人类文明历史中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精神质素。

■书斋札记

春天就要来了,一抹新鲜的绿色已经萌动在柳树枝头。这时,你不由会想到知名作家“柳萌”先生的这个笔名起得多么形象、美好。年年岁岁“柳萌”,它意味着希望、温馨、光明……

有什么样的笔名,就有什么样的作家。但有一次,当我在电话中向柳萌先生求证这个笔名的上述含义时,他竟淡淡地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取了个与本名谐音的。”哦,刘藻——“这么说,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也不完全是。当时倒也想过,柳树好活。”接着,我们又聊起柳溪,柳倩……放下电话,我的第一回味就是:这老刘,不仅是个“柳”字专家,还真真是个实在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其至今岁月的老实之初,竟然漫长地背上一个“不老实”的沉重黑锅。这真是当今的很多年轻人确实很难想象也很难理解的一段荒诞历史——且听柳萌先生的“老实交代”:“在我的心中,这是一块芳草地……非要上大学不可。其实那会儿我已……在北京一家报社当编辑……非要报考北京大学,而且非中文系不上,(可是)距走进大学考场不过十几个小时,一场灾难突然袭来……后来我才清楚了我的所谓问题:一是我在天津读中学时听过鲁黎、阿妮、王琳等人的文学讲座;二是我的两位诗人朋友林希和山青,由于同阿妮、吕党的关系正受审查,我表示过同情;三是我本人喜欢文学,又发表过一些东西。因此,在‘反胡风运动’中,本单位没有‘和尚’要打我这个‘秃子’的主意……这样‘恶劣’的态度,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中再次爆发,结果来了个新老账一起算,从此我被打入另册……”(见《只有遗憾》)

从以上的断续之引,我们约略可悉柳萌先生年方22岁时即被打入“另册”的彼情彼况。从此,他不仅远离了“芳草地”,而且又是长达22年的在“苦海”中艰难跋涉,“那带着雪花的北大荒的风,那夹着沙粒的内蒙古的风……如同刀刻斧削的伤痕,紧贴在我的血肉之躯上,成为生命中难以剔除的部分”。这是重获自由身之后又20年,柳萌先生对那段“另册生涯”中《关于风的记忆与怀念》——请注意:除了记忆,还有怀念——“因为,那些关于风的可憎经历,它又往往是跟人的友爱相连的……今天回想起来怎么能不感念呢?”在这篇散文的结尾,柳萌先生又写道:“哦,我记忆中的风,面对时是那么强悍,回忆时又是这般温馨。”

这不能不令我们又联想到“柳萌”这个笔名的真意。尽管它属“无心插柳”,但实为“柳成荫”。柳萌先生也说了:它好活。“柳树好活”。这真是柳萌先生耐人寻味的一个说法。粗略思之,我们可以见得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它曾身陷苦难;二是战胜苦难说难也不难;三是战胜苦难就是“好活”,战胜苦难后一定会活得更美好。再一思之,莫非这就是柳萌先生的人生三部曲?

其一一如上,柳萌先生曾经身陷苦难。其二,战胜苦难说难也不难,首要在“感念”“人的友爱”之“温馨”。“我这一生,可夸耀的事情,几乎没有。惟一可以自慰的,那就是朋友比较多,而且很有几位,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即使是在我头带‘右’字判冠以后,他们也从未歧视和怠慢。”(见《希望的茶馆》)这是朋友的温馨可感,更有亲人的温馨可铭:“记得搬来住的第一夜里,我和我爱人都没有睡好,我们俩人……谈论着过去那些伤心的往事,越发感到今天的家的温馨、恬适。如同远航归来的人手上了岸……那有过的风波险路,此时都化为一缕缕轻烟飘走了……”(见《家》)。

实际上,除了善交朋友之外,善于忘却也是柳萌战胜苦难的人生智慧之一。“每当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悄悄爬上心头的时候,惟一的希望就是忘却……让有快乐往事的你永远记住快乐,让有痛苦往事的人永远忘却那痛苦……生活也会因为五彩斑斓而极富诱惑。”(见《忘却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还有,柳萌先生告诉我们,在苦难面前,要学会《放飞心灵的风筝》:“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可以说一生都有压力……我总不能不活下去吧?倒霉时没有出头的指望,劳累时没有别人来代替,惟一的解救方法,就是,自己疼爱自己、自己安慰自己,尽量让自己过得快活些。”在这篇散文最后,柳萌先生还告诫我们,“学会给自己减压是一生的事情”。他并且鼓励广大读者:“放飞心灵的风筝吧,以恬静的蓝天白云为伴,那压力不过是线绳一根,即使不可能彻底断掉,总会在悠悠荡荡中松弛。”

不过,以上在苦难面前的“柳萌三策”,还大约可视作技巧性的战术方法,在大量散文中,他其实更主张人们要对苦难进行理性思考,如:“人生在世几十年,谁能说得清会遇到多少事啊……”(见《怀旧是回老房子》),“即使在极其艰难的逆境中,我也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见《假如我现在还年轻》)

而我们从上引一些散文章句中所感悟的即是:岁月总是“柳萌”的确,年年岁岁“柳萌”,它意味着希望、温馨、光明……这是一年岁希望的歌、温馨的散文、光明的散文,我们不能不由衷赞美之。柳萌先生说:“‘人生有迹,岁月无痕’……人生可以复制的东西很多,惟有时光和生活无法复制。可要当心哪。”(见《岁月年轮》)

此情切切,金石为开。我们不能不更深切地感悟到,柳萌先生所写的散文,是有用的散文,是大有益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实境”散文。

在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清润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性情所致,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谓之“实境”。实是实在,境即境界。数十年后,在柳萌先生所写的大量散文中,或直抒胸臆,如《腕上晨昏》《缝缝乡情老少时》等;或触景生情,如《母亲的肩膀》《月圆之处是故乡》等;或风物细描,如《芦苇丛》、《窗前树》等,都可谓之“实境”。

“实境”贵乎直率陈真。在柳萌先生的大量散文作品中,这个创作特点最是闪耀夺目,可谓俯拾皆是。除前引层出不穷之例以外,再品一则:“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入新居以后,总算有了一个客厅,这样,朋友们赠我的字画,也有了个挂处,起初像小孩子得新衣,一件一件试着穿,我喜欢的这些字画,也是一件一件换着挂。开始选画的时候,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例如哪幅画装裱得好,哪幅画的颜色相宜,等等,这例也给了我些许乐趣。但是重复几次就觉得没意思了,后来就内容上挑选,哪幅字中自己的意思,更贴近自己的想法就选哪幅挂在显眼处。”(见《得大自在》)我们从这一段“挂画”文字中,只可以读出“直率陈真”,无它。

当然,“实境”之文,毕竟还要有“境界”。但在散文毕竟不是诗词,“自有名句”当存不论;在柳萌先生的大量散文中,“有境界”而“自成高格”者,仅以文题试观之,还是令人赏心悦目几至目不暇接的:“挂在幕上的电影”、“薄纸寄忧欢”、“秋色正浓茅荆坝”、“歌声起落的岁月”、“路至远方有佳境”、“捉摸不定的夏天”、“远远近近王府井”……

这其中,又属《雪的事》《雨的记忆》《风的怀念》以及《幼年生活拾趣》等佳作令人读之而神往,例如《拾趣》中“风筝”一章,开头是这样的:“朗日晴空,微风托起片片风筝,在孩子的眼里,这便是春天了。别的什么,譬如河解冻,譬如树发芽,都算不上春天。我的童年也是一片风筝。”——

何须多引?柳萌先生童年年的风筝“拾趣”悠缈而意旨高远,他就是那片永远的风筝!

岁月悠悠,风筝飘飘。在一年四季中,柳萌先生独爱春天。他在《春天多美好》一文中曾有这样的“直率陈真”之语:“是的,春天实在是太好了……在这美好的春天里,祝愿大家,都有春天般的好心情,像春风那样愉快地忙碌,像春雨那样辛勤地劳作,让我们的祖国永远青春常在。”

是为岁月总是“柳萌”。

岁月总是「柳萌」

□李林栋